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中世紀神秘主義神學——神學論題引介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LI, Qiuling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06-11 19:52:36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6948

中世紀神秘主義神學

— 神學論題引介

李秋零

主題策劃

綿延千年左右的中世紀，無論是對於歐洲文明史來說，還是對於基督教來說，都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時代。耶穌降生前不久，中國軍隊打擊匈奴的戰爭就像是母雞產下了一顆蛋，不會想幾百年後孵出的小雞卻是日爾曼人滅了盛極一時的西羅馬帝國。一時間，昔日以管理和秩序著稱的西歐大地，烽火連天，群雄並起，真是有槍便是草頭王。無序的世界給剛剛成爲國教的基督教造成了極大的威脅，卻也同時提供了無限的機會。悲天憫人而又雄心勃勃的基督教會乘時崛起，秉承耶穌「傳福音給萬民聽」的教導，經歷代教士的艱辛努力，歷時數百年之久，終於將歐洲所有的民族都納入了基督教的麾下。尤其是在西部，歷任羅馬教皇在各國君主之間縱橫捭闔，不僅使教會成爲西歐獨一的精神領袖，而且在政治和經濟上是獨領風騷。更重要的是，教會作爲古典文化的唯一繼承者和代表，維繫着文化的存續，主導着文明的發展方向，熔希伯來傳統、希臘傳統、羅馬傳統、日爾曼傳統爲一爐，鍛造出別具一格的西方文明，以至於基督教文明也就是西方文明的同義詞。當然，尤其是在中世紀，這一文明的首要標誌就是基督教神學。

神學之爲神之學，自然是關於神的學說，是關於神的言說。與其他宗教相比，基督教的神（上帝）的突出特徵就是內在性和超越性的統一。一方面，上帝無時不在宇宙和人間活動。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人間的一飲一啄，無不體現着上帝的旨意。但另一方面，宇宙和人間的一切無論多麼完善，也都無法與上帝媲美，與上帝有着絕然的距離。五世紀末或者六世紀初，一位敘利亞修士托名保羅使之皈依的雅典大法官狄奧尼修斯（Dionysius）提出了一組範疇：肯定神學、否定神學和神秘神學。肯定神學以肯定的術語描述上帝，例如稱上帝爲全知、全能、美、善等，體現着上帝與宇宙和人間的關係，但肯定的概念卻不免是對上帝的一種「限制」；否定神學以否定的術語稱謂上帝，稱上帝不是石頭、不是樹木、不是生命、不是善，甚至也不是存在，強調上帝的超越性，但實際上對上帝卻甚麼也沒有言說。故而，真正的神學應是肯定神學與否定神學的結合，即神秘神學。它借助肯定神學，自上而下，以最高超的範疇來說明上帝既是此亦是彼，上帝就是一切，又借助否定神學自下而上，從最低級的範疇開始否定，說明上帝既非此亦非彼，上帝不是一切，從而使上帝超越一切肯定和否定。唯有如此，我們才能迫近既不可被不存在、亦不可被存在所描述的上帝。當我們進入那超出理智的黑暗時，當我們最終無語和沉默時，我們才真正「知道」了甚麼是上帝，從而與上帝合一。在這種意義上，「神秘」也就是在把握「隱秘的上帝」時對知識體系的一種超越，而不是簡單地對它的否定。

當托名狄奧尼修斯的著作傳至西方後，由於狄奧尼修斯的特殊地位和這些著作接近於《聖經》的風格，羅馬教皇馬丁一世（Martin I）於六四九年將之欽定爲正統神學著

作，從而對中世紀神學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許多重要的神學家都為他的著作寫過注釋。托名狄奧尼修斯也就成為中世紀基督教神秘主義的鼻祖。

其實，任何宗教，就其本質為信仰而非知識來說，都包含着神秘主義的因素，因為對於知識能夠把握的東西，人們委實沒有必要去信仰。但另一方面，對於已被信仰所肯定而知識卻無法把握的東西，人們卻只能用「神秘」的方式去把握。但與其他宗教不同的是，基督教的許多神學家不僅是神秘主義的身體力行者，而且對神秘主義進行了大量的理論探討，以至於出現了這樣一個奇特的現象：神秘主義就其本質而言是對理論化的知識體系的一種超越，但神秘主義本身卻被理論化了，也就是說，形成了一種神秘主義理論。¹而漫長的中世紀，正是這種理論繁榮昌盛的時代。

兩年前，我在一篇文稿中曾說過：「主要在儒家文化熏陶下成長起來的中國人，在很大程度上已經習慣了『敬鬼神而遠之』、『未知生焉知死』的思維習慣，儘管有道家和佛家的某些傳統，但實際上卻缺乏『終極關懷』，對於在神秘的境界中與神契合或者成聖的道路相當陌生。尤其是『自強不息』的教誨，對於中國人來說是耳熟能詳。它一方面意味着個人積極向上的責任和義務，另一方面也隱含着『為仁由己』、個人的成聖不假外求的信息。……在這種情況下，謙卑的意識就是相當遙遠的東西了。」²更

-
1. 一些學者不贊成把mysticism譯為「神秘主義」，其理由為mysticism的主張者恰恰是反對任何「主義」的（參見張祥龍，〈感受大海的潮汐——「西方神秘主義哲學經典」系列總序〉，注1，載安德魯·洛思，《神學的靈泉——基督教神秘主義傳統的起源》[中國致公出版社，2001]，頁1）。其實不然，基督教的許多「神秘主義」大師，例如托名狄奧尼修斯和艾克哈特，其實是很有「主義」的味道的。
 2. 蘇索，《論真理／論永恆的智慧》（香港：道風書社，2003），頁xxvi-xxvii，中譯本導言。

重要的是，這樣的思維習慣往往把人們的目光牢牢地固定在此世此岸，而對彼岸的、超越的事物缺乏興趣，更遑論把握了。有趣的是，基督教傳入中國，也與科學有着難以分解的緣分。明末清初，利瑪竇等耶穌會士在中國傳教，科學與技術是其開路先鋒。鴉片戰爭後基督教大舉進入中國，伴隨的是中國的「洋務運動」，而後更是「五四」運動對「賽先生」的歡迎。因此，「神秘主義」在中國學界的用語中，始終（即便在今天，也）是一個帶有貶義的表述。甚至在中國教會的神學中，神秘主義也始終（即便在今天，也）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正是出自這樣的背景，當然也是出自我本人的學術關注，當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總監楊熙楠先生約我為《道風》主持一期神學論題的時候，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中世紀神秘主義神學」。

目前的這個集子，共組到了兩篇譯文和三篇文章。第一篇是由我自己翻譯的〈神秘主義〉（*Mystik*）。這是德國大型神學工具書《神學與教會詞典》（*Lexikon für Theologie und Kirche*）³中的詞條Mystik。之所以選擇它，除了《神學與教會詞典》在國際學界所享有的盛譽之外，主要是想首先給予讀者一個關於神秘主義的全面印象。該詞條除簡略地介紹了中國傳統、印度傳統、伊斯蘭傳統和猶太傳統的神秘主義外，着重從《聖經》神學、歷史神學、系統神學、實踐神學等多重角度闡釋了基督教的神秘主義，並分析了神秘主義與語言文學和新宗教的關係。該詞條由多名作者撰寫，各部分均由專家執筆，可見編纂者的認真態度。文後附有大量的參考文獻，可為有興趣的讀者提供一個方便的路引。

3. Freiburg/Basel/Rom/Wien, 1998, Bd.7.

第二篇〈西方基督教傳統中的愛、知識和神秘合一〉

（Love, Knowledge and Unio mystica in the Western Christian Tradition），選自伯納德·麥金（Bernard McGinn）和毛什·爾代（Moshe Idel，又譯伊德爾）共同主編的《普世對話：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中的神秘合一》

（*Mystical Union in Judaism, Christianity, and Islam: An Ecumenical Dialogue*）一書。著者麥金乃當今英語學界研究神秘主義最重要的學者之一。他以十二至十六世紀的基督教神秘主義為對象，着重探討了愛與知識在與上帝神秘合一中的作用，其選材、其分析角度，均有獨到之處，許多材料甚至是第一次出現在漢語文獻中，頗值一讀。譯者郭晶女士，本科修習英語，碩士生與博士生階段均以宗教學為專業，其博士論文亦以艾克哈特（Meister Eckhart）的神秘主義為主題，故無論從語言上還是從內容上看都是最佳的譯者。

第三篇文章是熊林博士（筆名溥林）的〈波納文圖拉與中世紀的神秘主義〉。波納文圖拉（Bonaventura）是中世紀經院神學盛期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在世時可與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齊名。只是由於後世天主教的推重，才使得托馬斯的聲名越過了波納文圖拉。在漢語世界，關於波納文圖拉的文獻可謂是鳳毛麟角。熊林博士在就讀博士班期間，潛心鑽研波納文圖拉思想，最終以《波納文圖拉神哲學研究》獲中國人民大學哲學博士，由該文的一部分修訂而成的〈波納文圖拉的光照論與其意義〉曾獲道風山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第二屆基督教研究生優秀論文獎。此外，熊林博士還直接從拉丁語翻譯出版了波納文圖拉的若干著作。收在本集子中的這篇文章，主要論及波納文圖拉與托名狄奧尼修斯、聖貝爾納（St. Bernard）

和聖維克多（St. Victor）學派的思想淵源關係，並對波納文圖拉本人的神秘主義思想作了簡明扼要的闡釋。要了解波納文圖拉，此文可謂是一篇很不錯的入門導讀。

第四篇文章是黃保羅博士的〈艾克哈特及其神秘主義神學〉。艾克哈特是十四世紀德國神秘主義的首席代表，亦是中世紀基督教神秘主義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與波納文圖拉被教皇譽為「神秘主義的王子」不同，艾克哈特曾被教皇定為異端，其二十八個命題曾受到教皇的譴責。黃博士的文章除介紹了艾克哈特的生平、著述以及被譴責的神學思想外，主要從上帝觀和靈魂觀闡釋了艾克哈特的神秘主義思想。黃博士旅居芬蘭，是赫爾辛基大學（University of Helsinki）比較宗教系教授級研究員，主要從事系統神學和宗教比較研究，對國外文獻自然非常熟悉，文末對艾克哈特的神秘主義神學的影響和後人對艾克哈特的研究情況的介紹，尤其是對艾克哈特著作版本發表的見解，彌足珍貴。可惜限於篇幅，語焉不詳。也許，黃博士有暇，當為《道風》另撰一篇，專門介紹。

最後一篇，是另一位黃博士——黃瑞成博士撰寫的〈中世紀隱修主義與神秘主義〉。與前幾篇文章注重思辨神秘主義（speculative mysticism）相反，黃瑞成博士的文章更注重中世紀的隱修院中流行的實踐神秘主義（practical mysticism），即直接產生於宗教生活、產生於個體的修持和體悟的神秘主義。黃瑞成博士碩士生和博士生階段皆以基督宗教的研究為專業，博士論文更是以《弗洛伊德與懺悔問題》為題目，對基督教的靈修神學自是有獨特的研究。本文從考察中世紀基督教隱修主義和神秘主義的起源及其歷史流變入手，分析了中世紀基督教隱修主義和神秘主義之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相互滲透關係，得出了「神

秘主義是隱修主義精神內核，而隱修主義則是神秘主義的制度化基礎」，「隱修主義及其神秘主義始終是以『教階制度』為建制的基督教會的批評因素，同時又是其動力性建構因素」的結論，可謂精闢。

也許應當坦言的是，郭晶女士、熊林博士、黃瑞成博士先後作為我指導的博士生，曾與我合作有年。其中郭晶女士、熊林博士的博士論文主題，均是我多年鍾情、卻因俗務纏身而未能了結的宿願。她（他）們能夠代我完成這番心願，為人師者，自然有一番極大的欣慰。本集子五篇文章，一篇譯文出自我自己之手，另有三篇出自我自己的學生之手，不免有點瓜田李下。其實，除了我的視野有限、中國學界目前的狀況，以及我素來奉行的「舉賢不避親」的原則之外，還有一個遺憾必須交待。

漢語神學及漢語基督教研究是道風山漢語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及其出版之學術期刊《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的一面旗幟，漢語神學的建設是《道風》的宗旨。組織這個集子，我首先想到的是基督教神秘主義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尤其是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神秘主義的比較，而且我首先邀約的作者是北京大學哲學系的張祥龍教授。張教授學貫中西，且曾主編過「西方神秘主義哲學經典」譯叢，在此領域發表過不少真知灼見，自然是最合適的人選。但遺憾的是，張教授馬上要到德國講學，任務繁重，不克賜稿。於是，我轉向了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的何建明教授。何教授近年來頗為關注基督教來華與佛、道教的相遇，由他撰寫一篇基督教神秘主義與佛、道教的比較的文章，自是非常合適。但何教授亦為更重要的工作纏身，最終未能賜稿。此外，香港信義宗神學院袁蕙文博士原答應賜一篇稿子的，最後也因事未能賜稿。相信

李秋零

讀者與我一樣，會對上述情況感到遺憾。但也許正是因為我們有遺憾，我們才有希望。但願以後能看到上述幾位學者的大作出現在《道風》上。

二〇〇四年十月六日

於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